

关于村子里的老槐树,我想了很久,似乎从见到它就开始想了,想了二十多年,现在却越觉得模糊了。偶尔回到村子里,看见它时,被困困在房屋堆建的小坑窝里,原来那些虬枝卧龙的枝干少去了许多,树冠变得秀小而单薄,蜷缩着。像一只落魄的神兽,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也许终究抵挡不过衰老和死亡。我很是感伤,一切都不是熟悉的模样,仿佛在时间的流里倒退了,陌生而不甘于接受。

总觉得老槐树是一位慈祥的老人,悠远而通灵。没有谁能说清楚它什么时候就生长在了那里,临河的一块空地上,根须一定早已触及到了大地和河流深层。树冠遮住了偌大一片天空,树干坚实而粗壮,一片一片的龟裂就像是龙鳞。我曾无数次幻想抱住树干,却总是蛤蟆吃天,小时候太小,现在还是没能长到足够大。听爷爷说,从他记事树干就那样粗大,一直没有变化。爷爷已经去世了近二十年,我也成长了二十年。爷爷的上辈人怎么说,我忘了自己是不是问过,父亲说“千年的龟,万年的鳖,不如老槐歌一歌”。我猜想,那该是怎样的久远,爷爷出生的宣统年还要早了多少年,岁月太悠久了……

树老是要成精的,我总觉得这个“精”字太坏,从来也不愿意把它加给老槐树。对于老槐树,我是有感情而心存敬畏的。那是一个小岔口,一条小涧沟和黄河的交汇处,老槐树长在岔口东南一块较高的黄土地上,下一道小坡就是黄河。黄河岸上这样的岔口总有些特别,光照和风都很充足,特别是在绿色的、生长的季节,阳光格外明朗,风格外通透,沾着微微湿气,混着“哗哗”流水声,像极了一个灵动而阴阳交会的处所。老槐树一定是得了这样的灵气的,经历了多少风雨人世,一直苍翠、繁茂、遒劲。

在村子里,人们是把老槐树当了神灵的,常常在它的脚下烧纸敬香,或者祈求佑护,或者发送“杂物”。村子里的传说中,总有些不干不净的东西,遭扰祸害人们生活,告诉了老槐树,慈善而神灵的老槐树定然会把这些邪毛野鬼们“收服”去了。小时候上学,晨读很早,路过老槐树时,常常看到树底下堆着三五个馒头大的小土堆,周围是燃烧过的香纸的灰,泼洒过的酒水的湿痕,还有招放下的水果、馒头、饼干之类的供品。老槐树一定是接受了,它是全村人的庇护。不知道某一家的老人是否因此得以起死回生,不知道某一家的孩儿是否从此不再夜间哭闹,我现在还清楚地记着那些张贴在老槐树上的黄表纸上的奇怪话语: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哭皇皇,路过的人看一看,一觉睡到大天明。母亲说,这样的东西最好少看,看见了也当没看见。这越发使我觉得奇怪,我也不敢再去多问,一个人走过老槐树的时候,总觉得后背心阴风森森。

在我工作过的冀村镇冀村村口,长着一棵两人都合抱不住的老槐树,虬枝嫩叶,遮天蔽日,形成一处天然的“凉棚”,人们坐在下面乘凉、下棋、聊天、吃饭,其乐融融。有时也把心愿系在红绸缎上,祈求“树神”的庇佑。有车辆开过,都会自觉放慢速度,放收的羊群也乖乖的,路过但不会啃食树皮。各种鸟儿在枝叶间跳跃,“叽叽喳喳”的叫声一刻都不消停。归乡的人远远看见那蓬勃的绿盖,便知道到家了。树的南面,立着一块古树名木名录的保护牌子,标注着树龄1200年。据统计,类似树龄百年以上的全镇就达二十余棵,成为当地文化的活化石。

槐树是特产于中国的古老树种,在中国分布广泛,具有悠久的栽培历史。数千年来,中国人形成了槐树崇拜的文化现象。古代将槐树与太师、太傅、太保等三公官职相关联,衍生出“槐鼎”“槐位”等专用词汇,象征宰辅之位。明清时期常用于贡院种植槐树,民间有“槐花黄,举子忙”谚语,寓意科举成功与仕途晋升。在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民谣:“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老家在哪里?大槐树下老鸦窝。”槐树因此成为凝聚家族记忆、承载乡愁的精神图腾。

槐树喜光而耐稍荫,能适应较冷气候,根深而发达;对土壤要求不严,在酸性至石灰性及轻度盐碱土条件下都能正常生长;抗风,也耐干旱、瘠薄,能适应城市土壤板结等不良环境条件。远在秦汉时期,自长安至诸州的通道已有夹路植槐的记述,其树冠美、绿荫大、花芳香,至今仍行道树和优良的蜜源植物;又因其耐烟毒能力强,也是厂矿区良好的绿化树种。德国入侵山东半岛后,引进并大量种植刺槐,所以人们当时称刺槐为“洋槐”,青岛有“洋槐半岛”之称。国槐在北京的种植历史可追溯至元代,故宫、国子监等历史地标至今留存元代古槐,1987年,正式确定国槐与侧柏为北京双市树。

我所居住的北方小城,非常适合槐树的生长环境,无论行道绿化、庭院种植、园林美化,处处可见其挺拔的身姿,如伞的绿荫,无时无刻不以美的享受。炎炎夏日,漫步林荫小道,碧翠的槐树叶在阳光下泛着金光,一种蝉的声音悦耳动听。尤其槐花飘香,细雨霏霏,满城氤氲着曼妙的气韵。那一年参与贾家庄村“生态园”的绿化工作,就建议要超前规划,搞复合式绿化,即以乔木为主,灌木填补林下空间,地面栽花种草的立体种植模式,营造一种四季有花四季有果步步有景的生态景观。并且乔木以适生品种槐树为主,主选刺槐、国槐、龙爪槐、红花槐等。在主道两侧分栽四到六月开花的刺槐,和七到八月开花的国槐,保证五个月的槐花槐香景致;把伞状的龙爪槐种植于亭台楼阁旁,形成一致的乘凉休憩便利;把颜色艳丽红花槐,与楸树枫树柿子树山楂树混栽,造出一种“秋日胜春潮”的意境。如今十多年过去了,“生态园”早已成为网红打卡之地,绿海的烟波浩渺中那一株株可人的槐树,依然拔节生长茂盛如斯!

县城一条古老的街巷,还因栽植有八株槐树,而被起名为“八槐街”。民国时街中尚有老槐树四株。1945年,阎锡山部队拆毁八槐街上的大云寺,同时将街旁的老槐树砍伐殆尽。“八槐街”是居民较为集中的聚集区。早年曾在此居住七八年,街巷狭窄,出入多有不便,但民风淳朴和睦友爱,人情味十足,令我终生难忘。槐树旺盛的生命力被视为祥瑞征兆。八槐街虽然湮灭于历史烟尘中,但其健康壮美的形象一直在口口相传鲜活生长着。在距县城十公里之外的杏花村,也有一条巷子叫“八槐街”,据传是“八仙”杨欣“胜似琼浆”的汾酒后,意犹未尽,每人在街上栽下一棵槐树,槐树长得枝繁叶茂,人们便称此街为“八槐街”。其中一棵长得又粗又高,传说是最爱饮酒的吕洞宾所栽,又称“洞宾槐”。传说归传说,但八槐街当时之盛,俨然就是乡村版的《清明上河图》,人们游荡其间,自然一个酒中仙了。如今的“八槐街”依然酒肆林立,车水马龙,继续见证着“白酒祖庭”的辉煌未来!

小时候,邻居院里的一株老槐树高大挺拔,树梢高过我家的房顶,每当五六月份槐花盛开,如雪飘落,香气扑鼻,馋得我们直淌口水。而他家房门紧锁,进了院子。怎么办?爬墙。我们几个小伙伴,两人蹲墙角,一人踩着他们俩的脊背上墙,另一人一旁扶着,爬上墙,再伸长了胳膊爬上房顶,听见踩得瓦片也“咯吱吱”响。一齐低着声音喊:“慢些!慢些!”生怕主人听见。然后踮起脚跟,眼巴巴盯着房顶的伙伴,蹲着身子,先是接一大把又嫩又白的槐花塞进嘴里,吃个半饱,然后才折下一条嫩枝,顺势扔下来。我们伸着手去接,每条嫩枝上都长着密密麻麻的小槐花,先用鼻子嗅了又嗅,随后迫不及待地送进嘴里大口咀嚼,那软软甜甜的感觉比吃蜜饯还美妙。而母亲,则是把鲜嫩的槐花做成一种叫“挖金”的家常菜。采得槐花后,先将其淘净,拌上面粉,再加上适量的盐、五香粉,放进锅中煮熟。食用时调上香油、蒜水,或加鸡蛋油炒一遍,味极清香可口。槐树的果实呈串珠状,形似豆角,故得名“槐角”。剥开后有类似豆角的清香气味。槐角具有清热凉血、止血明目等功效。常用于治疗痔疮出血、肠风下血及高血压等疾病,是槐角丸等中成药的主要原料。每到秋冬时节,便会有药商上门收购。人们拿了一根长竹竿,在槐树底下铺一层塑料布,轻轻抖动杆身,那干燥的槐角便如雨落下,归于麻袋、车厢,运往各地药厂,实现其最后的心愿。

“槐林五月漾琼花,郁郁芬芳醉万家。春水碧波飘落处,浮香一路到天涯。”槐树就扎根在自家土地上,祖祖辈辈造福着一方百姓。

文旅园地

老槐树

□ 边草

说也奇怪,老槐树底下或许真还是个不一样的地方。我和哥哥是双胞胎,按说是会有心灵感应的,这种心灵感应到底会怎样,似乎从来也没有过太玄乎的表现,但有一点,却是我一直都无法理解的。冬天上学早,天还很黑,兄弟两个相跟着走,路过老槐树底下时,无论走在前面还是后面,总感觉不到是两个人,后背心一样的感觉。这样的情况,如果换在另一个地方,或者换另外一个人,就不会觉得有多么害怕了。我始终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是因为我们兄弟之间的“感应”,还是老槐树底下确实“不一般”。现在想起来,那害怕仍旧真切,风冷冷的吹,河道里突然“咔嚓”一声断裂,心乱跳着,后背像被什么揪住了一样,紧而冷。

对老槐树的敬畏,我现在思想,大概主要因为它的古老和长生。人生脆弱而短暂,老槐树的强健让人们感觉神秘和向往,对神秘不可理解、想要而不能得到的东西,人们总是会膜拜敬仰的。村子里的人大都对老槐树一定是很敬畏,它是全村人的庇护。其次就是这老槐树了。记忆中,无论哪家的老人下世,出祭路过老槐树,孝子孝孙们总要跪下来焚香烧纸、磕头祭拜。多少年了,一直这样,没有谁家例外。老槐树底下还真是个不一样的地方。

这种“不一样”,也就是在“不一样”的时候,如一位威严的老人,威严之后便是和蔼和亲善了。在普通日子里,尤其是在炎炎夏日,在白天或者初夜,老槐树底下便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从后滩劳作回来,老槐树底下是进村的第一个站口。巨大的树冠伞一样撑开,浓荫下,人们坐下来,或者拄着锄头、老镬、铁锹、耙子站着,三个五个说笑,说墒情,说苗种,说张家的姑娘李家的后生,说人情冷暖世事变化。总有几个人嗓门很大,声音散开去,很响很远。老槐树那边是一个老井,焦渴的人们去井里汲水,抱着桶或者拿了碗灌下去,井水清凉爽口。

时间渐逝中午,川道里一片安静。河水奔流不息,

“滑皮”上浪头一个连着一个,泊在河湾里的几只木船,随着水潮有节律地上下起伏着。浓密的树荫下,一个外乡人睡着了,枕着鞋,打着呼噜。几星点的阳光从树叶间漏下来,随风飘摆,几点明丽,几点婆婆。“叫枣红”(蝉)远的近的,使劲叫,声音辽远而久长。

再过一阵子,川道里就热闹了,浮水的孩子们一群一伙,嘶喊着追逐、嬉闹,裆下吊着“牛牛”,浑身黑的像个泥鳅。外乡人被吵醒,树荫下,年轻人摆开了麻将桌,也有呼喊“工德来才”的,四五个中年男人打扑克,另一边坐着几个老人,依着拐杖,吹着风。河滩上的午后太热了,风尘不动,也只有这老槐树底下是个清爽、热闹地方。

入夜时候,还有人出来,拿着艾草编扎的“辫子”。老槐树底下弥散着艾叶燃烧的芳香,蚊虫就不敢来了,悄悄飞到了别处或者飞回到水城里去了。河里水小的时候,河湾里会倒映出天上的星星和附近人家的灯火,光影在水面上浮动漂摆,那是另一种美和诱惑。

发洪水的时候是老槐树底下最热闹的时候。树周围,树荫能遮盖到的地方几乎全站满了人,男女老少,熙熙攘攘。浑浊的河水灌满河槽,猛兽一样冲打着两岸,河面像煮沸了的锅,径流处,恶浪小山一样翻滚。小孩子们是最高兴的,跳着叫着,看河里漂来各种这样的东西,柴草、棍棒、木椽子、碳疙瘩,一棵棵连根拔起的大树,一条条淹死了的猪和羊,捣毁了的家伙什物件,花瓶罐罐,鱼虫鸟兽。谁家的孩子跑丢了,大人们焦急地寻找。老槐树岿然不动,静观周围一切,等待着河水涨或者落。我记忆中最惊险的一次,是洪水打翻杨老头供桌那次,水特别大,水带来的碳疙瘩特别多。精壮的男人们正扛着网子立在老槐树下的小土坡上捞碳,小土坡上早是齐腰深的水,水突然又涨了,像锅里暴溢的面汤汹涌而来,一下子就把两只泊靠在岔口上的木船塞进了沟沟里,死死卡在了两棵榆树和一堵石墙中间。捞碳的男人们像饺子一样没

在了水里,然后又一个个冒出脑袋来,惊慌地逃到岸上去了。水已经到了老槐树根部,树干也被淹没了一截,人们拖着泥鞋泥腿赶紧跑到了更高一些的地方。老槐树仍然不动,那样的场面,也许它已经见过了太多。

洪水常常冲毁田地和庄稼。老槐树往北一带,以前也有很大一片土地,后来被洪水和“漏崩”的秋水冲走了;而老槐树往南,却因为老槐树的庇护,一直完好地存在着,一带土地,一片老街。这是老槐树的恩泽,人们有目共睹,它终究是慈善而……我不知道该用怎样一个词语来表达它,它的高大、恩泽和有力量。它守护着村庄里的一些事物,如同守护着自己的子孙后辈。

不像村子里那些长着刺的洋槐树,满枝满叶爬着黑乎乎、油乌乌的蚜虫,老槐树是很爱洁净的。它的每一根枝条,每一片树叶都干干净净,夏季青绿,秋季金黄。我从来没有看见它黏滞过哪怕一丁点的害虫,人们完全可以安心地,在它树荫下吃饭、喝水、静坐、玩耍,鸟鸣轻快,风儿清新。

六七年间,老槐树是要结槐米的,那“米”是浅绿色的花蕾。我曾无数次站在老槐树底下,举着头看树上一簇一簇的槐米。那时候,我不知道那是可以治病的良药,只觉得奇怪,为什么老了的槐树结槐米而不开花。槐米生长一段时间,会被槐老人采摘下来。看槐老人精瘦而敏捷,搭一架木梯子爬上去,在凌空的枝干上上上下下、来来回回,槐米一簇一簇落下来,掉在地上,被人捡起来放进箩筐里。这是我小时候见到过最特别的采摘,比打枣和偷桃有意思得多,我常常在放学回家路过时候看,一看就到黄昏就到天黑。后来,我知道了“国槐”和“槐米”是怎么一回事,便更加喜爱这老槐树,想象它是得道的仙家,白眉白髯,能医病医疾,能救苦救难。

对于老槐树,我一直是这样心存神秘、敬畏和幻想的。其次,还有对美好过去的记忆和怀想。可现在,一切却让我感伤了。

回到村子里的某一天,我站在老槐树下发呆,树冠像一只秃了尾巴的草鸡。我暗暗忧伤,我不敢想象那些枝干被砍断时是不是渗出(或流出)了殷红的液体。小涧沟被填平了,盖起了几座平房,南边的土地也被地主家卖给了一个秃顶而满脸胡茬的男人,修楼盖房只是迟早的事情。老槐树的命运,就这样在沿黄公路修通后的近十年里,发生了残酷变化。淳朴的人们也跟着外来的气流浮躁了,在物欲和利益的驱使下,老槐树终于被没有了敬畏和信仰的心灵一点一点逼进了圪塔。

我心里发着狠。老槐树依然不动,像一位隐忍而包容的老人。它是我的亲人。



起点和终点
并不属于我们
终点在上辈的记忆库里
终点在后人哀思中

出发时
都是一张白纸
踽踽 奔跑 跳跃
岁月变迁
纸张逐渐发皱
超越 颠簸 拄杖
我们的脚步
在薄凉的世界
勾勒人生的路

路的尽头
是故乡
故乡的尽头
是切切矮矮的坟墓

行走在沙漠里

黄沙无边
光脚跋涉进
高温灼烧
四周死寂

天黑之前
没有找到水源
只路过了
沙丘和骆驼的头骨

三毛去撒哈拉时
荷西在荒芜中
种下了玫瑰
流浪的足迹
写下永久的记忆

我们在沙尘暴中
脚步越来越疲惫
同伴的身影
越来越模糊

黄土

大雨很急
冲刷着黄土高坡
和山里的陈年往事

眼泪很慢
赶不上妈妈生命的终结
冲洗不掉
她满脸的尘世沧桑

风雨过后
黄土高坡的沟壑更深
眼泪之后
妈妈脸上的褶皱
被黄土轻轻抚平

黄河之蛙

□ 李三处

狂涛中的一尊乐神
踏着黄河像羔羊一样温顺
四蹄轻击着孤独的浪鼓
仰天高唱着大河的深情

冲刺于黄河落日的风景
嬉闹于细雨织网的朦胧
一串脚印
千首歌吟
耳边白色的喧闹
一条涂影的路径
细沙迷迭着脸部的轮廓
明眸静视着艳美的黄昏

待到朝阳萌动的三月
牛荆花儿爆露的年龄
望着一弯新月
把初恋的忧郁
洒向渔火闪烁的草丛

从此
黄河捞起太阳的碎片
涂掉你浪花里的姓名
你吐出污浊
脱掉野性
为人间的春华秋实
做一个自由的歌星

郁郁芬芳醉万家

□ 雷国裕



三川河

守护者的凝视

——陈伟军《神鸟的岛屿》中的生态寓言

□ 闫卫星

在东海波涛与苍苍的交界处,有一座被陈伟军称为“神话之岛”的方寸之地。这位曾五次登岛的作家,用文字构筑的不仅是一部少年成长小说,更是一曲献给所有生命守护者的赞美诗。《神鸟的岛屿》以浙江韭山列岛守护“神话之鸟”中华凤头燕鸥的真实故事为经纬,在虚构与现实的交织中,完成了一次对生态保护与心灵成长的深情凝视。

翻开泛着海盐气息的书页,十二岁的少年江小鹏如同当代城市文明的缩影,带着都市生活的气息闯入这个鸟岛天堂。作者巧妙地用“梦里的蓝”作为开篇意象——那既是少年记忆中哥哥工作照的背景色,也是即将淹没他全部感官的海洋本色。这种蓝的渐变过程,恰似主人公认知体系的蜕变轨迹。当海风第一次拂过这个城市少年的面颊时,人与自然之间的堵无无形之墙已经开始松动。陈伟军在访谈中透露,他特意选择用少年视角展开叙事,因为“纯净的眼睛才能看见被成年人忽略的生命奇迹”。

铁墩岛上的燕鸥啾啾声构成了小说的自然声景。这些被称为“神话之鸟”的中华凤头燕鸥,在文本中既是具体的保护对象,更是超越性的精神象征。作者通过少年护鸟志愿者群体的眼睛,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微观的生态宇宙:阿海手中的渔网不再只是捕捞工具,而成为测量海洋生态的敏感神经;林芊芊画布上的花朵,终将绽放为环

境保护的视觉宣言。这些细节处理彰显了作家对生态书写的独特理解——保护自然从来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由无数具体而微的生命联结构成的行为网络。小说的叙事结构暗合海洋的潮汐节奏。十章篇幅如同十个逐渐高涨的浪头,将读者推向情感的高潮。从第一章“梦里的蓝”到第十章“追风者”,少年们的成长轨迹与燕鸥的生命周期形成精妙的平行对照。燕鸥的迁徙、求偶、育雏行为,对应着主人公们对责任、友谊和生命价值的认知升级。这种传统中的匠心,使作品超越了普通环保题材小说的说教感,升华为一部关于生命教育的诗意图文。

陈伟军的语言风格在这部作品中展现出惊人的可塑性。描写自然景观时,他的笔触如工笔画般精细:“五月的阳光穿过燕鸥的羽翼,在礁石上投下跳动的光斑”;刻画人物内心时,文字又转为水彩般的写意:“阿海望着远去的渔船,胸口涌动着说不清的失落,就像退潮后留在沙滩上的水洼”。这种语言上的双重性,恰如其分地呼应了作品主题的双重维度——既是具体的生态保护记录,也是普遍的心灵成长寓言。

在文学传统中,岛屿往往被赋予乌托邦或反乌托邦的象征意义。但陈伟军笔下的铁墩岛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呈现出一个更为复杂的现实空间。这里既有“神话之鸟”带来的精神升华,也有垃圾漂浮的现实困扰;既有少年们纯真的理想主义,也有渔民

们现实的生存考量。作家没有刻意美化环境保护的艰难,而是通过江小鹏从“好奇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可能的和解之道——理解总是始于近距离的观察,改变必然来自设身处地的共情。

当故事接近尾声,燕鸥群在五月的晴空下盘旋的壮观场景,不仅震撼了小说中的人物,也叩击着读者的心灵。陈伟军用文学的方式向我们证明:所谓“神话”,不在遥不可及的传说里,而在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坚守中。那些被海风蚀刻的皱纹,那些因日晒变粗糙的双手,那些记录鸟类活动的数据库,共同编织着比神话更动人的现实篇章。

《神鸟的岛屿》最终呈现的,是一种新型的生态文学范式。它既不同于早期自然写作的田园牧歌,也区别于后来生态文学的危机叙事,而是在保护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中,找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叙事支点。当少年江小鹏在故事结尾望向海平面时,他的目光已经与燕鸥的飞行轨迹达成默契,这种默契或许正是陈伟军最想传递给读者的——在这个蓝色星球上,所有生命都是同舟共济的乘客,而守护者的角色,终将由我们每个人轮流担当。

合上书页,耳边似乎还回荡着燕鸥的鸣叫。陈伟军用文字建造的这座“神鸟的岛屿”,已经永远停泊在读者的心灵港湾,提醒着我们:真正的成长,始于对生命万物的敬畏;而最深情的守护,往往藏在最朴实的日常里。